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7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一半山水一半城

浙江杭州林姿

旅途札记

丽江的早晨,是被玉龙雪山唤醒的。

当第一缕天光勾画出雪山的绵延,涂染上金色的颜料,映衬在蓝天白云之间的十三座雪峰才缓缓伸起了懒腰。雪山脚下的甘海子湖面犹似梳妆的铜镜,照出它的壮美。

玉龙雪山由石灰岩与玄武岩组成,岩石表面覆盖一层薄雪,一眼望去黑白分明,仿佛大地泼墨作画,画出一位身穿银盔、手持白矛、镇守一方的纳西族守护神。更似一本灰白的旧书,书写着关于丽江的千年传说。

我们在一个疏朗的冬日进山,旅游大巴盘旋在群山之间,急弯绕得久了,一时间竟分辨不出到底是山在走动,还是车在行驶。坐在车内,我的脑袋与心跳还未适应高海拔,眼睛却早早沉沦。望向车窗外,近在咫尺的雪山又大又野,在群山的背后时不时冒出一个头,消失又出现,出现又消失,像是与我们捉迷藏,我永远无法预判在下一个转弯是否会再与它遇见,那种意外与惊喜,撞得人心怦然。

向美而行,搭乘索道登上3000多米海拔的雪山牦牛坪,脚下的植被从绿意森森的林地逐渐变成黄土漫漫的草甸。峰高千仞,日色明朗,天空犹如蓝绸缎铺开万里,那种广阔与浩荡,把我们的双眼喂得饱饱的,不约而同的惊叹之声呼啸而出。我迫不及待地奔向雪山,沿着栈道走了许久,却始终无法真正靠近它,它若即若离,披云戴雪,美得令人难以喘息。每走几步,我的脚边就会出现一个玛尼堆,大的小的高的矮的,错落有序中安静地收纳人们的愿望。此情此景,与其说是信徒垒起一块块石头,不如说是为了放下心中的一块块石头。

山城之貌赫赫有名,水乡之容也是不负众望。拉市海不是海,而是一个湿地公园,“拉市”是古纳西语的译名,“拉”为荒坝,“市”

“城中桃花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,辛弃疾一首《鹧鸪天》,让荠菜成了文人墨客心中的“白月光”。春寒料峭之时,别的野菜还未见踪影,荠菜纷纷破土而出,宽阔的叶子延伸出昂扬的春意。江南春日的第一口鲜,便是荠菜给的。

苏东坡也喜欢荠菜,在写给徐十二的信中对其推崇备至:“君若知此味,则海陆八珍皆可鄙厌也。天生此物以为幽人山居之禄,辙以奉传,不可忽也。”多年以后,南宋诗人陆游晚年居乡间,吃到荠菜粥,想起与他一样命途多舛的东坡,于是作了那首《食荠糝甚美盖蜀人所谓东坡羹也》,诗云:“荠糝芳甘妙绝伦,啜来恍若在峨眉。”一碗荠菜粥,感受彼此之间的心意相通。

江南人喜欢用荠菜煲粥、做馄饨、包春卷、煮豆腐羹……在我的老家乡州,人们喜欢做荠菜汤团。常州方言里将大而馅的汤圆统称为“汤团”。荠菜汤团因其色泽雪白、晶莹剔透、软滑细腻、口感鲜美,深受人们欢迎。轻咬一口汤团,鲜美滋味在舌尖绽开,带来的不仅仅是江南春滋味,更是满满的幸福团圆。

每个小孩子都会对守岁情有独钟,因为见证自己的长大似乎还是件挺不错的事儿。在尚无空调取暖的南方农村,一帮小孩子围着一盆暖烘烘的炭火。在那个夜晚,“反季节时蔬”——板栗、山芋总会源源不断地“钻”进火盆,守岁夜宵也就在大人们的麻将声中飘溢着诱人的香味儿。

谁也不起是谁最先想起要在家婆家里翻找这些可供烘烤的东西,但只要孩子们一说,外婆总会记住,也总是想着法子予以满足。外婆会挑出小个儿的山芋和大个儿的板栗,将它们埋在屋旁的下脚料砂石中。在那个没有冰箱的年代,只要给干燥的砂石堆盖上防水的塑料地膜,它便将成为让孩子们在年夜里喜笑颜开的秘密武器。儿们一个个走出农村,返乡聚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,这一个个年夜里的欢笑和吵闹,于外婆外公而言,竟也成了人生暮年最大的温暖。

孩子们渐渐长大,对守岁的痴迷和笃信也大多打了折扣,但大家对守岁夜宵的追捧却依然如故。而此时,比孩子们还开心的莫过

为新,意为新的荒坝。荒坝其实不荒,还挺热闹,因为这里不仅仅有慕名而至的游客,还有西伯利亚的候鸟,它们是栖息在湖面的白色花朵,每一次振翅飞翔都是一次灵魂的自由盛放。每当微风托来村民的哨声,候鸟便如得到指令一般簇拥过来,准确无误地衔走我们手中的面包屑,默契不言而喻。

我坐在打渔村的湖岸观鸟赏景,满目皆是一汪一汪深邃的蓝,就像有一条蓝丝巾系在山川的脖颈间,为自然增添几分温柔之韵。午后的阳光懒懒地趴在湖面,待风一吹,波光仿佛星星一闪一闪。同行的周先生激动起来,放下相机和背包跑向水边,我想此刻俯身的他,双手定然已经打捞起一汪星辰。

坐得久了,有一位当地的大叔走近,我以为他是来赶我离开,连忙起身让座,可他却笑将手中的饵块递了过来,示意我继续坐。我们闲聊,我不记得聊了什么,只记得他的和善与亲切,言语间不急不躁,性情里似带了这片湿地的清透。我咀嚼着淡淡甜味的饵块,深感风自在、鸟自在、人自在,生命亦自在。

携着这份难得的自在,我们闲逛在大研古镇的石板路上,店铺林立,灯火璀璨,街巷互通,游人如织。我们循着音乐的声音,误打误撞来到地处古镇中心的四方街,此刻这里围拢了一圈人群,中间燃着篝火,向旁人打听才知原来是在打跳。我来了兴致,钻进一个空位,拉起周先生的手跟着队伍一进一退、一起一落。

短暂抛却生活的琐碎,我看见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笑容,我与他们萍水相逢,但这样载歌载舞的快乐从古至今都是相通。

山覆水,水裹山,城相依。或许这就是丽江吧,有历史的风,猎猎吹,有寻常的日子,悠悠过。它让我得以立于山巅,俯仰天地,也让我得以漫步人间,疗愈时光。

荠菜汤团的做法简单,只要面揉得软硬适中,荠菜足够新鲜,并不需要太高级的厨艺。用水磨米粉做成的糯米皮,口感爽滑富有弹性。荠菜和鲜肉调成馅,清爽和咸香完美结合。被糯米包裹,成为荠菜大汤团的时候,是荠菜一生中的高光时刻。

作为讲究的老常州,顶级的吃法当然是将荠菜汤团搭配上仔鹅汤底。九十天的新鲜仔鹅,又肥又嫩。小火慢煨两小时,鹅肉软烂,汤底浓郁。将荠菜汤团放入鹅汤中煮沸,三五分钟后便会膨胀漂浮上来。它们每一个都有乒乓球大小,吃上两三颗,便有了饱腹感。两种食材的搭配,鲜上加鲜,让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和满足。

现今,荠菜汤团的制作已趋于精美,有不少商家做出了冷冻荠菜汤团,在全国热销。荠菜现在不仅仅在春天吃,其他时节也能尝到。但我认为雨水后荠菜才是它的本味。“应时而食,为至美。”

咬一口这样的江南春,那饱含了来自山野带着露珠最原始的味道,翻山越岭,抵达我心灵深处的故乡。

于外婆自己——她对孩子们的爱,在一年中少有的几次相聚里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地膜被孩子们七手八脚地拉开,在砂石堆中保温了一个初冬的山芋和板栗已经出现在外婆的铁锹上。孩子们拖着的小竹篮,满满的都是年夜的欢乐,满满的都是外婆的幸福。

尽管,烤出的山芋俨然变成了一块炭,黑黢黢的芋皮似乎比剥开的瓤还要多,可是从来没有谁会嫌弃这些下过火海的“反季节时蔬”。当孩子们要把这些美食拿给外婆品尝时,她总是习惯性地推辞,最终却又在姐妹们的“逼迫”下“咬上”一口,指着自己被炭化芋皮染黑的嘴唇,满意地催促着“你们吃,你们吃”。

不知不觉,年夜竟也过了十数个,外婆的鬓角也白得愈深,连炭火盆也尘封在老屋的某个角落了。可是,在这些长大的孩子们眼中,在这些曾被涂上黑唇膏的孩子们眼中,年夜,就该这么过:在寒冷的年夜,围着炭火而坐,期待着那个善良老人筹备了一年的幸福秘密。

## 小鱼

如东桑云梅

人物素描

小鱼是外放的红梅,我是敛蕴的蜡梅,不管热烈还是宁谧,我俩同属梅花一族。

小鱼,苏州上大学时的室友,苏州本地人,那时我们呢称她“大宝”,“小鱼”是她的微信名。班上一众苏州美女,瘦高挑儿大宝别具一格,她最爱三毛,自带类似三毛的神秘和洒脱气质。大学四年,大宝是玩得最不羁的,而我是学习最自律的。有一天,乖乖女竟然被不羁女撞撞着在校园里卖货,大宝从常熟批发市场进货,室友晚上分组到女生宿舍去卖,内衣、袜子、衣服、小玩意,大家都满足于售卖的乐趣和小赚一笔的得意,整整持续了一个月。

大学毕业,大宝在苏州工作,我回归老家。后来大宝在苏州树山老家租了个老房子,收拾成自己梦想的模样,称“不梨”。小小茶室,烧柴火的壁炉,养鸭子,筑篱笆种蔷薇玫瑰,搭建透明泡泡屋。春天,赏漫山如雪梨花,采茶炒茶嗅茶香,品茗云泉茶;夏天,山上杨梅现熟现尝,鲜红杨梅汁酸甜掉牙;秋天,满山黄澄澄的梨果又成熟了;冬天,约家带口呼朋唤友享受山里温泉。“不梨”成了她组织聚会活动的基地,树山是她的天然游乐场。这两天,她又忙着在树山村口租了个小摊位,她妈妈,亲戚和一双儿女卖甘蔗汁、糯米圆子。单榨汁机就花了两千,我笑:啥时候能回本儿呢!大宝哈哈说:开心呀!不计成本!

大宝有一对宝贝龙凤胎,今年上六年级。她说:“有热情有创造力有爱心,就是很完美的孩子。我的原则是保护他们的童年,拥有健康的身体、阳光的性格、正确的三观、开放的格局。”大宝带孩子们在“不梨”组织和参加各种集体活动,在树山接受草木湖水自然滋养,将孩子们的压力和活力释放在这里,忘却手机。她说,孩子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一有时间,她就带孩子们旅游。比如,前段时间去马王堆,出发前先观看纪录片《马王堆传奇》,回来后,每人写了篇马王堆研究报告。再去岳麓书院,请来专业老师讲解千年文脉。刚放寒假,走进绍兴,沉浸式预习《朝花夕拾》和《狂人日记》,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体会鲁迅先生的童年,在河桥水巷间寻找闰土、孔乙己和祥林嫂的故事。

我这回第一次来到树山,大宝刚从绍兴回来,一家子携着绍兴黄酒香和人文味儿。过去的大宝物质讲究,如今生活极简,大学时代热衷品牌的她,说现在连化妆品也不用了,在市区工作之余,她就泡在树山。她说:茶馆不只是喝茶的地方,还是沟通的平台和交流的中介,是一根牵线的红绳。二楼榻榻米,她经常一个人躺着,望望远山的线条、睡睡美觉。和几个闺蜜侃大山消磨一下午,或者给妈妈们做“心灵开解”,让她们焦虑而来轻松而走,又或者结交来来往往于树山那些有趣的人、有趣的灵魂。

山连绵,粉墙黛瓦,马头墙,行走树山这个江南小村落,大宝说:“到了三月梨花节,漫山遍野雪白。”热爱摄影的儿子说:“我到时候要来。”“好啊!你来找我。”一路上,大宝忙着和路人打招呼。“小鱼姐姐!”一位骑电瓶车的女孩招呼她。在树山,大宝是自由自在的“小鱼”,“小鱼”是树山的小小名人。

回家了,儿子才想起来要加小鱼微信,让我推给他。儿子问我:“阿姨叫什么名字?”我说:“你就叫她大宝阿姨,她肯定喜欢。”

春日回乡,远远听见香椿树下叽叽喳喳的声音,原来是新孵的鸡雏出壳了。

母亲将一只箩筐搬到阳光下,箩筐的一半垫着稻草,稻草上面铺着一层裹着布匹的旧棉絮。一群鸡雏挤在温室里,啾啾不止。有的侧着脑袋盯人,黑眼珠一转不转,有的跳到另一只背上,又滚落下来,有的钻到另一只身子底下,将它挑翻。老母鸡在箩筐周边踱步,嘴里发出咯咯的声音。它有几只跳到箩筐沿口,想回到鸡窝,却被母亲赶走了。母鸡鸡爪厉害,落脚也不够小心,有时候会伤到鸡雏。母鸡不满地咕咕几句,却也无可奈何。孵鸡期间的母鸡性子烈,猫狗一旦靠近,母鸡就会扑过去,张开翅膀,怒目圆睁,咕咕有声,做出奋力一击的搏斗姿势。斗鸡可畏,猫狗也都识相地绕道而行。

母亲将箩筐倾斜向地面,绒毛齐整的小鸡立刻争先恐后,从温室奔向阳光明媚的春天。它们步伐匆匆,但脚力不足,很快滚成一团,像毛乎乎的绒线球。它们在灰尘间奔跑,无所畏惧。着急的是守护在一旁的母鸡,不时发出警示,提醒鸡雏慢点、再慢点。

我在儿时给鸡雏寻觅过小草草,细小的颗粒聚集成草絮,用手捋一下,草絮就纷纷落下来,雪花一样轻飘飘。小鸡们用金黄的嫩喙练习啄食,有的又准又稳,有的半天只能捞到一处黑泥。“长嘴饱满短嘴饥”,从出窠开始,鸡雏就开始了四处觅食的行程。用不了多久,它们就学会吃菜叶、捉昆虫、食蚯蚓,金色翅膀一天天硬朗起来,它们飞越篱笆、独步山野的时光很快就会到来。

老舍先生珍藏过一幅好友许地山求购的白石老人《雏鸡出窠图》,竹篱的栅门刚刚打开,一群雏鸡飞奔窠外嬉戏,形态各异,憨态可掬,童趣盎然。先生珍爱的不只是鸡雏,更是一个奔跑的春天。

## 咬一口江南春

常州孟青

舌尖记忆

## 外婆的幸福秘密

南京姚刚

家庭相册